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二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疏

臣聞堯登稷契，治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勖臣懦弱，得以免戾，實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

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
輿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
馳騖以要寵念存遯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于今
超然絕俗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棟甍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合
三辰順軌于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
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
咎免悔後漢謝夷吾傳藝文類聚五十三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
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
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
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于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

通之、而延年迹以與問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後漢班固傳、

與竇憲牋

明將軍哀憐、賜固手札、告固軍中宜鮮明、乃賜固玉躬所喜駿犀瑇瑁簪、絳紗單衣、固備鷹鷂之質、被服鸞鳳之飾、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六百八十八

又六百九十、

又八百七、

昨上以寶刀賜臣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以賜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悲（書鈔一百二十三）

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一把曰此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悲（御覽三百四十六）

固于張掖縣受賜所服物虎頭繡鞶囊一雙又遺身所服襪三具錯鏤鐵一（御覽四百七十八引班固集又八百十五）

復賜固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自服也（書鈔一百二十九）

奏記東平王蒼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藝文類聚作膺千年）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蓺

自爲傾心，求索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于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㠯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于當世，遺烈著于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㠯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㠯加焉。宜令考績，㠯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于州里，經學稱于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㠯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己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後漢書注引圖集作段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于沈身而（藝文類聚作已而）和氏之鹽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藝文類聚作殞首）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後漢班固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陳文通書

秦國威靈信志方外（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與弟超書

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己立名自人成（張懷瓘書斷）

傅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牋注又典論論

文、

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也、（御覽八百十六）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毾㲪、（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八百十四、九百八十二、）

月氏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八、）

今遣仲升璘瑠黑犀鑯虎頭金鞶䩕金鉤、（御覽六百八十八、又六百九十一、）

竇侍中遣仲升楚騰陵錯橫刀璣卓倒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御覽一百四十五、）

答賓戲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

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摅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于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絚以年歲然而器不賈于當已用不效于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于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于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飈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

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㠯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蛙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㠯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㠯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于世凶人且㠯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㠯虛成名不可㠯僞立韓設辯㠯激君呂行詐㠯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㠯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㠯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㠯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

川澤得氣者蕃滋矣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埶敫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于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于傅巖周望兆動于渭濱齊甯激聲于康衢漢良受書于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蓺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于辱仕顏淵樂于簞瓢孔終篇于西狩聲盈塞于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

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荊石、隋侯之珠、藏于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于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于管絃、離婁眇目于毫分、逢蒙絕技于弧矢、般輸推巧于斧斤、良樂軼能于相馭、烏獲抗力于千鈞、和鵲發精于鍼石、研桑心計于無垠、走亦不任廁技于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漢書敘傳上、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五

難莊論

太古之世、不車不舟、陸走呂遊、不棟不宇、巢穴而處、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眾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眾人貪世利而陷罪禍、藝文類聚九十七、

功德論

朱軒之使鳳舉于龍堆之表（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今朝廷昭明海內富饒空令朱輸之使風舉龍堆之表（北堂書鈔四十　案演連珠必辱鳳舉之使彼注引作鳳舉不誤此作風舉蓋所見本異也）

秦紀論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㠯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殁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㠯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㠯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

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
近取于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嘉相、
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
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
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
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
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
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于子嬰車裂趙
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史記秦始皇本紀、

離騷序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

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閒、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楚辭王逸注[illegible]、

離騷贊序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寤，信反閒之說，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眾賢所悼悲，故傳于後。楚辭王逸注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班固 三

高祖頌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漢書

高帝紀贊是已頌高祖云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事大而瑞盛非一小臣所任頌述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淜六龍較五輅齊百僚練質素命南重以司厤歷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衞盛輿服而東巡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并轡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又二

十二御覽三百五十八又五百三十七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口帝典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于西都又將袷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憑列衛而饗元藝文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引兩條御覽五百三十七

安豐戴侯頌御覽五百八十八文章流別論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文心雕龍孟班之頌戴侯文今佚

竇將軍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樑驍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彊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于末言察武毅于俎豆取可杖于品象拔所用于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儀響慕羣英影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而諭于是雷震九原電

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旂胥目、雲黯長覽、鹿走此七字從藝文類聚改補黃磧、輕
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蹀迹、探梗莽、採嶙岏、斷溫禺、分尸逐
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胄、
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
城拔邑、擒馘之倡、九谷謠譏、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唱呼鬱憤、
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築、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
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
施襈、行無偏勤、止無兼役、悛蒙識而愎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
踰涿邪、跨祁連、籍口庭、蹈就疆、獵崝嵥、蹂幽山、遇凶河、臨安侯、軼
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賊伊秩之所邀、師橫鶩而庶御、士怫
悁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于沂根、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
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教、炘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
兩信、濤乾鉤之攸冒、拓䘚咯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

運于是封燕然㠯降高禪廣鞬㠯弘曠銘靈陶㠯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濕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灑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興嘉卉始濃土膏含蓄四行分任于是三軍稱曰覽靈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㵐眇兮與神參（古文苑、藝文類聚六）

十九

神雀頌（御覽五百八十八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文比金玉今佚）

擬連珠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玉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也伊呂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㠯凌雲帝王乘英雄㠯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僚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藝文類聚五十七。

封燕然山銘并序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于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後漢書竇憲傳、文選、藝文類聚七、）

高祖泗水亭碑銘

毋溫氏（史記高祖紀索隱、案此語在碑序中、已下皆銘詞、）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竢斯亮、建號宣基、惟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凌霸、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神威佑、洪溝是乘、漢軍改歌、楚眾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時十八、贊述股肱、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古文苑、藝文類聚十二、）

十八侯銘

酇侯蕭何

耽耽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湖典一百七十七，引下四句，呂爲泗水亭高祖碑，知此十八銘皆碑中語也。

將軍舞陽侯樊噲

歉歉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拔主項堂，漢興破楚，嬌嬌忠良，卒爲丞相，帝室已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圖勝負，不出帷幄，命惠贍仰，安全正嫡，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厚樸誠，輔翼受命，廡節御營，歷位卿相，士國兼并，晃危致命，社稷呂盈。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輿代之際濟主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諸師旅擾攘楚魏爲漢謀主六奇解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蘇啓誠佐國序迹建忠功成德立襲封南宮垂號擕春永保無疆

衛尉曲陽侯酈商

衎衎衛尉德行循規遭兵食骸隕殁于齊橫恥愧烹刎頸自獻金紫綬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攘寇撥殄盡朔迎代王功

顯帝室萬世鉦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娀娀將軍鷹武是攝内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督

馳海内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勒陳破敵吕威靈金曜熛火流鳥飛將

命伏節功績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四旅折衝扞難遂寍天下金

龜章德建號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德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成藝榮顯食邑迎

吕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主克征、奉使口璧、章樵注本作全璧、身泄項營、序功差德、履讓㠯平、轉北而遊雲中㠯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違、仇滅主定、四海是桓、章樵注本作楨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蟲達

晏晏曲成、寅從龍騰、安危從主、赤曜㠯升、赫赫皇皇、道爾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萌、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㠯武㠯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育養烝徒，建謀正直，行不匡邪。本汗下一作附入軍討敵，項楚
天都。佩從雙印，百里爲家。古文苑

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汙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粲爛眞神明之式也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㠯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㠯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于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㠯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歟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㠯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

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雲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匿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顯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内霑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厥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于遇正斟色賓監之事演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朋爲論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愼無乃慈與于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曰來儀集羽族于觀魏肉角馴毛宗于外囿擾緇文皓質于郊升黃輝采鱗于沼甘露宵零于豐草三足軒翥于茂樹若乃嘉穀靈貨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

昔下脫周

收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鰲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為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敕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遊神苞舉蓺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群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

弈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奕今博行于世而奕獨絕博義既弘奕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既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仁由己道之正也夫博懸于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雌雄未足以為平也至于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析因敵為資應時而仲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羲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

有侶狐子沉濫之敗，一基破寧亡地復還，曹子之威，作伏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固本自廣，敵人恐懼，參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知者之慮也，既有過失，能量弱彊，逡巡需行，保角依夷，卻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晏也，至于發憤忘食，樂已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為，默而識，淨泊自守，已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藝文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三，古文苑。

馬仲都哀辭

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于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曰，班固為馬上三十步哀辭。御覽五百九十六。

涿邪山祝文

晄晄將軍、大漢元輔、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又王儉褚淵碑文注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文選虞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注、又宣德皇后令注、又丘遲與陳伯之書注、

班超

超字仲升、彪少子、明帝時隨兄固至京師、爲官傭書、除蘭臺令史、後坐事免、竇固出擊匈奴、以爲假司馬、有功、尋奉使西域、以三十六人定五十餘國、初爲軍司馬、進將兵長史、拜都護、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徵還、拜射聲校尉、卒年七十一、

請兵平定西域疏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置校尉、計思慮十有餘年、乃發大策、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

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抱死之志、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各奉國珍、前後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臣之能、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閒、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

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于天下、後漢班超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十一、有刪節亦有多出句今合錄之、

上書求代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閒爾、況于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已壽終屯部、誠無所恨、臣義不營私、然竊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已承邊境、威外夷、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袁宏後漢紀十四、又見後漢班超傳各有刪節、今合錄之、

上言宜招慰烏孫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已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

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後漢班超傳、

敕吏田慮

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後漢班超傳、

答任尚書

任君數當大任、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袁宏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超曰云云、據上文、尚與超書、則此亦書、非面語也、

班勇

勇字宜僚、超少子、永初初爲軍司馬、延光中拜西域長史、以五百人復定西域、唯焉耆未降、永建二年、與張朗分道擊之、坐後期徵下獄、免、有西域諸國記若干卷、案後漢西域傳云、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今全卷在范書、故不錄、

西域議

愚以爲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四部從袁宏後漢紀十六）

補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

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後漢班勇傳

答尚書問

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㠯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于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㠯招附其心，愚㠯為便。後漢班勇傳

對鐔顯等難 鐔顯字子讓，鄴人，為長樂衛尉，遷侍中光祿大夫。

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㠯棄西域者，㠯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

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㠯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㠯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㠯扞撫西域、設長史㠯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後漢班勇傳、

對毛軫難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㠯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㠯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㠯繫諸國內向之

心。已疑匈奴覘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後漢班勇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吉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丁恭

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内侯、遷少府、拜侍中祭酒騎都尉、

封功臣議

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彊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正月博士丁恭議、

尹敏

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建武初、拜郎中、後三遷爲長陵令、永平中、遷諫議大夫、

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

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治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轗軻孽害也、續漢五行志一注補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

樊宏

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娶光武族姊、建武初、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十五年、定封壽張侯、二十七年卒、謚曰恭侯、

戒子

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後漢樊宏傳、

遺敕薄葬

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後漢樊宏傳、

樊儵

儵當作鯈、字長魚、宏子、建武中、嗣封壽張侯、光武崩、爲復土校尉、

永平初，拜長水校尉，徙封燕侯，十年卒，謚曰哀侯。

上言選舉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後漢樊宏附傳

上言理朱浮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誅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後漢朱浮傳

奏正經義

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詔引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

樊準

準字幼陵，宏族曾孫，初爲郡功曹，永元末召拜郎中，補尚書郎，

再遷御史中丞、永初初擢守光祿大夫、拜鉅鹿太守、轉河內太守、㠯疾徵、三轉爲尚書令、元初中進光祿勳、

上疏請興儒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㠯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猶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蓺、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㠯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宮、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㠯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

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後漢樊準傳

因水旱災異上疏

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臣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

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滅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後漢樊宏附傳

上疏薦龐參

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人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

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策、觀魏尚之風、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後漢龐參傳、

孫福

福、建武初為太原太守、

上言義士劉茂

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後漢獨行劉茂傳、

嚴光

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即位、三聘乃至、除諫議大夫、不屈、退耕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口授答侯霸

君房足下、位至鼎司、後漢書作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皇甫謐高士傳、後漢嚴光傳。

鍾離意

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建武初爲郡督郵、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以病免、後除瑕丘令、遷堂邑令、明帝即位、徵爲尚書、轉尚書僕射、出爲魯相、卒官、

上書薦王望劉曠王扶

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後漢書劉平傳、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

諫起北宮疏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此下袁宏紀有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袁宏紀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袁宏紀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後漢鍾離意傳

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續漢五行志三注補引謝沈書鍾離意諫起北宮表

因變異上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目德勝、難目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目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目調陰陽、垂之無極、後漢鍾離意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九、

王望罪議

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目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目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後漢劉平附傳、

牒白周樹宜部職

賊曹吏周樹、結髮佐吏、服勤不懈、果于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謂宜部職、書鈔三十七引鍾離意別傳、

答府記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目御于家邦、明正化之本、由近及遠、今

宜明府內以及諸外、且闊略遠縣細微事、袁宏後漢紀、

解士祝

與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後漢鍾離意傳注引東觀記、

祭彤

彤字次孫、潁川潁陽人、征虜將軍遵從弟、建武初、拜黃門侍郎、後爲偃師長、遷襄賁令、拜遼東太守、在郡三十年、永平中、徵爲太僕、以擊北匈奴無功、下獄免、尋歐血死、

臨終敕其子逢參等

吾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慚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等齎兵馬詣邊乞效死前行、以副吾心、袁宏後漢紀十、

辛臣

臣、田戎妻兄、建武三年來降、

在岑彭營與田戎書

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前圖。（袁宏後漢紀四）

（田戎謀將降漢，使辛臣與長史畱守夷陵，臣盜戎珍寶及書，間從陸道晨夜詣岑彭，因從彭營與戎書。）

方儲

儲字聖明，丹陽歙人，除郎中。（見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七引謝承書，又方回續古今考一已爲本河南人，父紘避王莽之難徙歙。）

建武五年旱災對策

百姓口苦，士卒煩碎，責（疑衍）租稅失中，暴師外營，經歷三時，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王者孰推其辟揆，合于天圖之事，倚旱災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王無意于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已無澤。（續漢五行志一注補。）

又對

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涌。（續漢五行志三注補。）

董鈞

鈞、建武中爲城門校尉、

駮三老答天子拜議

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駮云云、詔從鈞議、

劉般

般字伯興、宣帝子楚孝王囂之曾孫、建武九年、封菑丘侯、就國後、徙封杼秋侯、二十年、從駕還洛陽、爲侍祠侯、永平初、徙封居巢侯、後徵行執金吾事、兼屯騎校尉、章帝卽位、以爲長樂少府、遷宗正、

議罷常平倉對

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後漢劉般傳

上言賓暇田畝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以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後漢劉般傳

劉愷

愷字伯豫，般長子，和帝時，徵為郎，遷侍中，步兵校尉，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初，進太常，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永寧初，致仕，復拜太尉。延光二年，致仕。

牧守宜同服制議

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

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㠯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于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後漢劉愷傳）

臧吏不得禁錮子孫議

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㠯進人于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㠯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後漢劉愷傳）

戴涉

涉建武中封關內侯代歐陽歙爲大司徒二十年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廟祭議

宜㠯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可親奉祠成帝㠯下有司行事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

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後漢張純傳，建武十九年，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帝從之。又略見續漢祭祀志中。

張汜

汜，建武中爲陽武令。

河決上言

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後漢王景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

樂俊

俊，建武中浚儀令。

上言止塞河功

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卽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後漢王景傳。

衛宏

宏字敬仲，東海人，官議郎，

詔定古文官書序

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于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史記儒林傳序正義、後漢儒林傳注

上闕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史記鼂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引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

董宣

宣字少平，陳留圉人，建武中，辟司徒侯霸府，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左轉懷令、遷江夏太守、坐事免、後特徵爲洛陽令、卒官、年七十四、

到江夏界移書夏喜等

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後漢酷吏黃昌傳、

禮震

震字仲威、平原人、歐陽歙弟子、以上書乞代歙、拜郎中、後坐事左遷淮陽王廄長、

上書求代歐陽歙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後漢歐陽歙傳、

桓榮

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習歐陽尚書、教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戴涉府、拜議郎、授太子經、補博士、進太子少傅、拜太常、永平二年、三雍成、拜五更、封關內侯、

上疏謝皇太子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後漢桓榮傳、又見袁宏後漢紀八、與此小異、

桓郁

郁字仲恩、榮少子、永平中、襲爵關內侯、拜議郎、遷侍中、兼虎賁中郎將、授太子經、遷越騎校尉、章帝初、遷屯騎校尉、和帝初、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轉侍中、奉車都尉、代丁鴻為太常、

上疏皇太子

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讓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已明矣、夙夜悲懼、誠思自竭、思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于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後漢桓郁傳注引東觀記）

桓麟

麟字元鳳、郁孫、辟司徒掾、桓帝初爲議郎、侍講禁中、出爲許令、病免、以母憂哀毀卒、有集二卷、

七說

香萁爲飯、雜以粳菰、散如細蟻、摶似凝膚、河黿之羹、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飯篇羹篇各引一脩撰文類聚五十七御覽八百五十八八百六十一、）膢一元之膺、膾挺祭之鮮、門口銘方、徹割不理、雜猶亂絲、聚若委采、（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膾篇又膢篇引首句）蒸剛肥之豚、（同上蒸篇）炰黑毛之羜、（同上羔篇、）調膩和粉、糅以橙鼓、（同上生膢篇、）

椅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禽鳴其末、

飆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古文苑　藝文類聚五十七　御覽琴部六

王良相其左，造父驂其右，揮沫揚鑣，倏忽長驅，輪不暇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聳若飆霧，追慌忽，逐無形，速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懸阜，馳猛禽，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于高冥，竢疾足于方外。上同

嚴譚吕要覽。文選蜀都賦注引桓譚七說，乃桓麟之誤。

太尉劉寬碑　中平二年二月

公諱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其先口口，聖漢王侯，繼次有國，有號列存家序。公之考，乃作司徒，輔毗安順，勳藏二葉。公託受純和之氣，體有樂道溫儉之性，疾雕飾，尚樸素，輕榮利，重謙讓，幼與同好，鑽墳典于茅廬，是目相經緯綜精微，誨童冠而不倦，伉浮雲之志，三公莫能致之。大將軍吕禮脅命，舉高第，拜侍御史，遷梁令，辭口康，踰產豹，喪舊君，吕棄官，迎洙泗之業，有悔仕思初之計。三府

並招博士徵皆辭疾不就司隸舉茂材大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
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宣美顧問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公以
演貸沈漸對當帝心轉拜尚書齊密機要王命惟允遷東海相以
德興化澤臻民物復遷南陽太守壹行質省簡易之教推貞諒以
示下顯衆善以厲否惻隱之誠通乎神人故能去慝并如獲其情
弗用刑如弭其姦帝初即位開學稽古訓咨儒林僉曰公傻徵拜
大中大夫納用勸誨復拜侍中屯騎校尉宗正光祿勳遂授太尉
悉讃百揆四門之職懷夫三事和昭鼎實功成則退固疾遜位拜
光祿大夫遷衛尉復作大尉飭款盤桓成則三讓以交會口構引
咎抓躬用克忠藎思其良猶即召里巷拜永樂少府光祿勳先是
時也狂豎張角口口妖逆公卬覩見像上遏其源未逞誅赦亂作
不旋肯乃追贊先謀錫之土田封遂鄉侯食邑六百戶年六十有
六中平二年二月丁卯薨天子閔悼惻怛內發乎難痛發口洳咨

咊使右中郎將張良持節臨弔，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賜給瞻祕有加典禮，復使五官中郎將何夔持節謚曰昭烈侯。夏四月庚戌葬，公卿百寮縉紳之徒，其會如雲，可謂其存也榮，其亡也哀者焉。于是故吏李謙等，有感殷魯述德之頌，已為洪懿休策，宜著無窮，故雜論攸行，紀其大略，鐫石立碑。其辭曰：

於穆顯融，惟子公侯，纘我前烈，克明厥猷，熙精恬默，潛庸底昭，德已茬政，俾民是□，其樂伊何，匪誘匪威，允丕禮讓，實化玄為，入□誨保訓，導藹機作，鎮上司，御勸不迷，溫溫其恭，□尹實秖，秩秩其苞，羣儒實師，奕奕其容，瞩喬□□，刊眡茑祀，孰嗣厥徽。隸釋十一，又略見藝文類聚四十六。案隸釋有劉寬兩碑，前碑桓麟譔，據藝文類聚知之；後碑蔡邕譔，據文選王仲宣誄注知之。洪适皆未改出。案摯虞文章志云：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詩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桓彬

彬字彥林，麟子，舉孝廉，拜尚書郎。

七設

新城之秔，雍丘之粱，重穋代孰，既滑且香，精稗細麫，芬糜異粻。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酒食總篇。又一百四十四，飯篇。

三牲之供，鯉鮍之膾，飛刀徽整，疊似蜩羽。同上總篇，又一百四十五，膾篇，引兩條。

口口大武，牷犢栗梁，剛鬣奉豕，肥腯云羊，合以水火之齊，和以五味之芳。同上總篇。

菰粱雪累，班蒭錦文。又一百四十五，肉篇。

桓儼

儼字文林，沛國人，避地會稽，後浮海南入交州。

遺陳業書 業字文理，會稽上虞人，為本郡守，棄官遁迹鄮嶽。

不因行李，以係陰山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側聞高風，飢渴話言，知逈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悶。齊蹤古賢，何其儁哉。藝文類聚三十，引會稽典錄。

宗均 本傳作宋均，寫刻誤。

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建武中爲郎，補辰陽長，以祖母憂去官，後爲謁者，監伏波將軍馬援軍，遷上蔡令，拜九江太守，永平初，遷東海相，坐法免，徵拜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出爲河內太守，以疾免。

移記九江屬縣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風俗通二，又見後漢宗均傳，作咎在殘吏而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

下書浚遒縣巫

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後漢宗均傳

宗意

意字伯志均族子永平中舉孝廉擢拜阿陽矦相建初中徵爲尚書章和中遷司隸校尉

諫留諸王不遣就國疏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卽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慎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卽位錫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于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

諸國之封、並皆齊服、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㠯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舊國、令羨等速就便時、㠯塞衆望、後漢宗室傳

上疏請不許南單于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㠯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㠯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于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所㠯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出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㠯爲外扞、巍巍之業、無㠯過此、若引

兵費賦，已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後漢宋意傳

匈奴處北種，介以沙漠，簡賤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以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輒不足以復所害。呼韓邪單于奉藩，然中國亦疲于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界，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今鮮卑奉順威靈，斬獲北單于名王已下萬計，中國坐享其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爲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于檻也。必興兵要利，內恃于漢，其尊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徼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袁宏後漢紀十二章和元年，與范書絕異。

全後漢文卷二十七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篤

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玄孫。建武中坐事繫美陽，令所收，送京師，于獄中爲吳漢誄，賜帛免刑。後仕郡文學掾。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請爲從事中郎，從擊西羌，戰沒于射姑山。有集一卷。

祓禊賦

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續漢禮儀志上注，備。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于是旨酒嘉肴，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酹酒醲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艷姝，戴翡翠，珥明珠，曳離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纖縠低回，蘭蘇肸蠁，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首陽山賦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巖，隴塠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天台賦注作𦻏草。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于雲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于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匹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肯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于胡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遘其不祥，乃興師于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于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于山傍。藝文類聚七。

九折嵚巖而多艱。文選天台山賦注。

論都賦并上奏及序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埶、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阸、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推天時、順斗極、排閶闔、入函谷、觀阸于崤黽、圖險于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航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于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

高車廄于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吕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吕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大漢之崇世據雍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吕喻客意曰

昔在強秦爰初開畔霸自岐雍國富人衍卒吕幷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于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海跨崑崙奮彗光掃項軍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吕文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吕農桑率下吕約己曼麗之容不悅于目鄭衞之聲不過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僞之物不鬻于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于孝景功傳于後嗣是時

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驃騎，勤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入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繫閼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阬岸，獲昆彌，虜儀侲，驅騾驢，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并域屬國，一郡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捶驅氐僰，寥狼邛莋，東攦烏桓，蹂轔濊貊，南羈鉤町，水劍強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部尉東南，兼有黃支，連緩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蜯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觿，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之國，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于高祖，嗣傳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財衍于孝景，威盛于聖武，政行于宣元，侈極于成哀，祚缺于孝平，傳世十一，歷載三百，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于雒州而背

于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雝州本帝皇所㠯育業、霸王所㠯衍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㠯涇渭、號曰陸海、蠢生萬類、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溉、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鐇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阸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道窮、置列汧隴、廱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礧、千夫沈滯、一人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㠯攻遠、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爲贍腴、用霸則兼幷、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爲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剋、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淵囿、篡器慢違、徒吕勢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京師、天畀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獲功于靈祇、立號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師之攸向、無不靡披、盡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命騰太白、親發狼弧、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于塗炭、成兆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吕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論都而遺思雍州也、方躬勞聖思、吕率海內、厲撫名將、畧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鐻鍝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

讓而不伐、勤意吕爲獲無用之虛、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吕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與、後漢杜篤傳、又略見藝文類聚六十一

書攄賦

惟書攄之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脩飾、能屈伸吕和禮、體清淨而坐立、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橈、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蓺而卷舒、敘六經之典式、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六

衆瑞賦

大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頌之聲、非一家之作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

猛將與虜交鋒、文選潘岳關中詩注、

千里遙思、展轉反側、文選雪賦注、

追邊論 案後漢杜篤傳、又著明世論十五篇、此與展武論、蓋即十五篇之二、

匈奴請降、毾㲪罽褥、帳幔氈裘、積如丘山、御覽七百八引杜篤邊論、

覜錄譯導、緩步四來、文選魏都賦注、

展武論

文越水震、鄉風仰流、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

論

天下殷富、北堂書鈔十五、

連珠

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文選蜀都賦注、又嵇康幽憤詩注、贈秀才入軍詩注、

迎鍾文

必令河伯戒道、文選赭白馬賦注、

禖祀祀一作祓、

懷季女、使不飧、文選洛神賦注、又曹植美女篇注作不餐、

大司馬吳漢誄

篤昌爲堯、隆稷契、舜嘉皋陶、伊尹佐殷、呂尚翼周、若此五臣、功無與疇、今漢吳公、追而六之、乃作誄曰、

朝失鯁臣、國喪牙爪、天子愍悼、中宮咨嗟、四方殘暴、公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其攸平、泯泯羣衆、賴公以盛、勳業既崇、持盈守虛、功成即退、挹而損諸、死而不朽、名勒丹書、功著金石、與日月俱、藝文類聚四十七、

弔比干文

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于尺牘、文選謝瞻王撫軍庾西陽集別詩注、

朱暉

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建武中召拜為郎，以病去，永平中，為郡督郵，東平王蒼辟為驃騎掾，歷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坐法免，元和中，召拜尚書僕射，遷太山太守，不行，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永元中卒，年八十餘。

奏諫行均輸法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施行。後漢朱暉傳

議布帛為租官自賣鹽 漢章帝時，張林言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縣官可自賣鹽，事下尚書通議，暉議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晉食貨志卷十六

朱穆

穆字公叔、暉孫、元初末爲郡督郵、後舉孝廉、順帝末辟大將軍梁冀府、桓帝初、舉高第、爲侍御史、永興中、擢冀州刺史、坐事徵詣廷尉、輸作左校、釋歸鄉里、徵拜尚書、延熹六年、發疽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太守、蔡邕與門人議謚曰文忠先生、有集二卷、

鬱金賦

歲朱明之首月兮、步南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兮、美斯華之英妙、布綠葉而挺心、吐芳榮而發曜、眾華爛以俱發、鬱金邈其無雙、比光榮于秋菊、齊英茂乎（文選洛神賦注乎作于、）春松、遠而望之、粲若羅星出雲垂、近而觀之、曄若丹桂曜湘涯、赫乎扈扈、萋兮猗猗、清風逍遙、芳越景移、上灼朝日、下映蘭池、覩茲榮之瑰異、副歡情之所望、折英華以飾首、曜靜女之儀光、瞻百草之青青、羌朝榮而夕零、美鬱金之純偉、獨彌日而久停、晨露未晞、微風肅清、增妙容之美麗、發朱顏之熒熒、作椒房之珍玩、超眾葩之獨靈、（藝文類聚八十一）

丹桂植其東。文選吳都賦注。又魯靈光殿賦注。

上疏請罷省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卽陛下可爲堯舜之君，衆僚皆爲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後漢朱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有刪節。

上疏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爛。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注。

又范蔚宗後漢皇后紀論注，並引袁崧後漢書。案劉陶大錢議如此，或朱穆亦有此語耳。

奏劾馮緄

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㠯崇威信、合事宜也、郎緄有嫌、不當荷任、郎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㠯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㠯自阻衞、爲臣不忠、袁宏後漢紀二十二、

奏記大將軍梁冀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天地大驗、此四字從袁宏紀補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受于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此四語袁宏紀在篇首、作宜專心公門、然後能斥遠邪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㠯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

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己下袁宏紀別為一篇，云穆意欲言宦官，恐其漏泄之，復附呂儒記。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後漢朱穆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有小異。

復奏記梁冀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而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河內一郡，常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掚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二

千石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賊于迫切之求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稱矯買販不良長吏望爲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掠奪百姓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自託名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袁宏紀作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加此故以爲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于土崩近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向雖疑有誤馬免之徒乘弊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于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曰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撫安之急

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袁宏紀作內以明外以解人之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惟垂省覽袁宏後漢紀二十後漢朱穆傳略有刪節合錄成篇

又奏記梁冀

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飾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律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向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閒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

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詰徵核其實不可不誠懼有後恨袁宏後漢紀二十

與劉伯宗絕交書

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後漢朱穆傳注引穆集

留板與冀州從事書

勿畫我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後漢朱穆傳注引謝承書穆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穆留板書云云

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

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爲上世之所薄、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于原壤、楚嚴不忍章于絕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爲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于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

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爲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反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蘧瑗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刊之德播不滅之聲

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後漢朱穆傳）

絕交論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遊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豈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遊也久矣不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利進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聽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獲縱稼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尢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後漢朱穆傳注引穆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銜督糧道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二十八終